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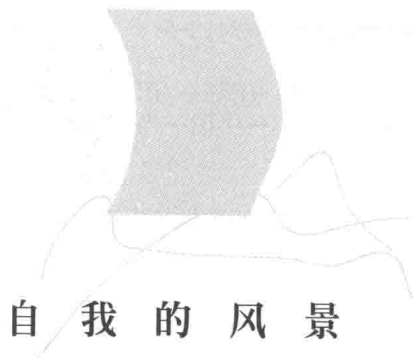


骏马文丛

自我的风景

陆建德 / 著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自我的风景

陆建德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自我的风景 / 陆建德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3

(驿马文丛)

ISBN 978-7-5360-7412-5

I. ①自… II. ①陆…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
文集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106-53
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7960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钟永宁

责任编辑: 林 菁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
- | | |
|------|---|
| 书 名 | 自我的风景
ZIWO DE FENGJI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10.125 2 插页 |
| 字 数 | 225,000 字 |
|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5.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不得志”的背后

——代序

近年来报刊上常见的“负能量”、“正能量”等概念来源于英美大众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怀斯曼和韦恩·戴厄等人的著作。这些图书能减轻职场压力，调动心理潜能，可以归入“幸福生活”和“成功学”指南一类，好像有点俗。但是我也以为，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不妨尝试利用这些概念来讨论人们长期以来欣赏传统诗文时的某些审美或价值取向上的特点。工愁善病，是很多词人的特长。文学爱好者对重重叠叠的“凄凄惨惨戚戚”也是习以为常了，甚至相信非此不美。然而，失望、凄苦、怨怼这些负面的情绪无助于人们坦然面对生活中的逆境，甚至不利于客观评价自己，从而与周边环境积极互动。自怜（自伤、自悼）一般也被视为不健康的心理现象，可是溺陷其中的表述却是数不胜数的，仿佛那是一种值得慢慢品味、细细展露的高尚癖好，王褒的《九怀·通路》中就有“阴忧兮感余，惆怅兮自怜”之句。如果说豁达、乐观、合群、信任和仁爱是正能量，那么表现于文学中的它们的对立面焦虑、沮丧、孤独、猜忌和怨恨反而更容易拨动读者的心弦。这种对“穷苦之言”的阅读期待催生了大量无病呻吟、一味哭穷之作，同时又对生活态度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我想乘此机会谈谈传统文人如何表述个人抱负（“言志”）以及因抱负落空而产生的消极厌世情绪。所谓的抱负一般都是美好宏大的，无边无际，不以寻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例为依托，其实现与否实际上取决于君臣关系，即朝廷对言志者的认可程度，说得直白一些，就是要看官场上的“进步”是否称心遂意。官做得太小，也是“不得志”的，不是“屈沉下僚”，就是“报国无门”。这类文饰的语言，我们的文学史上比比皆是。《离骚》中的屈原是文人原型，他用自己高贵的家族谱系和出生时罕见的天象来证明自己的特殊品性，只有他才可以独占君王的嬖爱。他并不是默默注视君王，像歌德那样说：“要是我爱你，与你何涉？”反之，他自称有内美、修能（善人其实不能自炫美德），要求君王重用并且绝对信任、依赖，不能如愿就生出无限怅恨，涕泪满面。这种君臣关系带有情爱（不论同性、异性）的特点，是排他的。但是《离骚》有多重叙述的声音，以下几句就不像是出自贵族失恋者，但同样是为了重复“不得志”的怨调：

說操筑于傅岩兮，
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舉。
寧戚之謳歌兮，
齊桓聞以該輔。

傅說、呂望（即姜子牙姜太公、呂尚）^①和寧戚是否確有其

^① 发现汉武帝时《六韬》残简（银雀山墓葬），就断定《六韬》为武帝之前千年的姜子牙所作。这是莫名其妙的逻辑。楚辞研究中有无类似现象？

人，难有定论。按照各种传说，他们都是乡里小民，有幸突然受到帝王赏识，于是用浮泛无用的套话来说就“建功立业”了。他们奇迹般的腾达给普天之下多多少少为生计劳作而又不安分于劳作的人带来一线希望。治国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没有句号，可惜传说们这方面的艰辛和业绩尽付阙如。可见诸如此类的典故的重点是相关人物的社会地位瞬间转变。

武丁（所谓的殷高宗）和周文王都是传说中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人物，他们选贤择能的故事是在特定的语境下编撰、传播的，也可能是某一时期的社会中能量最大而又非常骚动不安的群体集体无意识的表达，其原始来源未必说得清楚。巧的是武丁和文王都是梦见了圣人，把形象画下来，出行时按图索骥，看到长得像的人就带回宫中，拜为高官。故事讲得实在笨拙。但是西周行世卿世禄制，卿位、禄田世代家传，父死子继，很难想象下层社会的屠户、工匠能有此奇缘一步登天。商鞅在秦国变法，废世袭制。这还是过渡时期，制度化的察举、征辟出现于两汉。但是战国、两汉的士人（或口述诗人）在想象中建构远古用人制度时往往淡化封建世袭贵族统治的因素，强调传说等庶人遭明君而得举，也是托古改制的有效手段。上引《离骚》诗行是巫咸用来勉励诗中自我标榜的失意者的（洪兴祖称此为屈原自语），《惜往日》中的类似诗句变成诗人自述：“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传说的典故不用了，改为百里奚、伊尹（也曾做过厨师，甚至还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他们据传都是美德和天才的化身，曾遭困厄，拜相后成就“大业”。

重要的并不是这些故事是否属实（只能证诸史料），而是故事背后的渴望：靠外力和机缘急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势

位。梦想不能成真，这位援引先贤的卓异之人立即选用一套“黄钟毁弃”的受害者话语。平民进入帝王之梦，这是封建世袭体系变化时非贵族阶层的想象。谁愿意编讲这样的故事？大概不会是血统高贵的世卿吧。然而《离骚》主角屈原却是一位标榜血统、藐视庸众、唯我独尊的帝王之后。（当然，无法查证的“帝高阳之苗裔”只可能是自封的，可以理解为一种表示绝对优势话语权的修辞手段。）刘向《九叹·逢纷》的起首模仿《离骚》开篇，将屈原的身份说得更加明白：“伊伯庸之末胄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于高阳兮，惟楚怀之婬连。原生受命于贞节兮，鸿永路有嘉名。”屈原是“楚之同姓”，据王逸章句《离骚序》，他有三闾大夫之职，掌王族屈、景、昭三姓，故而“惟楚怀之婬连”。屈原怎么又在“説操筑于傅岩兮”等诗行中变成平等主义者了呢？《离骚》文本内部的多声部（包括游仙诗）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原初就是完整的吗？这是个远未探讨穷尽的话题。但是诸多楚辞作品中那种绝对的自我欣赏与肯定几乎一以贯之：“余幼既有此鸿节兮，长愈固而弥纯。不从俗而波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绳以追曲兮，屈情素以从事。”（刘向《九叹·离世》）自行己意，以一己的好恶为不移的准绳，竟然应该为之骄傲、自夸。那么，对自己稍存怀疑，认识到不幸的根由也许在于自身，于他而言是不可能的。一个任性的孩子，或者鲁迅笔下的“狂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肯稍违自己的意愿。习惯于讨好自己（“余幼既有此鸿节兮，长愈固而弥纯”）的人，恰恰有着认知世界的心理障碍。

上述几位得遇明君的草泽贤人不断出现在楚辞中：“傅説胥靡兮，乃相武丁”（贾谊《鵬鸟赋》）；“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宁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东

方朔《七谏·怨世》)；“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严忌《哀时命》）；“选吕管于榛薄”（刘向《九叹·愍命》）；“吕傅举兮殷周兴”（王逸《九思·逢尤》）。未能像他们那样火箭式“得志”，扬名天下，就变成了痛苦的根源：“国有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宁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无伯乐之善相兮，今谁使乎誉之”（宋玉？《九辩》）。①作者也有用第一人称虚拟屈原口气的（可见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虚构行为，为什么《离骚》必须是单一作者的信史？）。东方朔在武帝时为太中大夫；严忌与邹阳、枚乘同列，被尊称为夫子，可见地位之隆；王逸在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刘向是汉皇族，元帝时任光禄大夫。他们的屈原叙事与自我表述杂糅在一起，都限定在黑白颠倒、“神龙失水”或“贫士失职”的“不得志”框架里。

这种约定俗成的自我中心的怨调入人之深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牢骚太盛、只知道向社会求取的文化语境中讨论正能量的非凡意义。文人自古以来就想鲤鱼跳龙门，都设定自己有经国之才、经济之才、王佐之才（中文这类词汇非常丰富），一旦“不遇”或“屈沉下僚”就牢骚满腹，“郁郁不得志”，甚至咒骂天下无道。他们评价一切事物，往往以个人是否“得君”、迁擢为转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

① 武丁和文王就是能够相马的伯乐了。韩愈《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所谓的人才不在庙堂登台拜相就相当于“骈死于槽枥之间”，难道当今的读者辨认不出背后的价值观吗？《马说》收入九年级《语文》教材，大概主管教育的部门希望能够背诵这篇课文的数以亿计的学生产生“其实我就是千里马”的联想，以后进入社会，就要像韩愈那样汲汲于名位，再三上书宰相，请求擢用，不得高官，决不罢休。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却擅长自鸣不幸，考场受挫，自己恰恰说不出“我之未至也”。呜呼哀哉！

子堂”这两句诗出自北宋的启蒙读物《神童诗》，但是其基本精神在科举制度确立之前早就已经存在了。读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做官；“田舍郎”不是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忘情于稼穡，而是一门心思求仕，美其名曰“舒志”、“施展抱负”。他们吟咏关于传说、吕尚的诗句，梦想自己这“隐居而深藏”的麒麟、尚在“槽枥之间”的千里马会有翻身出头之日。试设想这一批争奇斗艳的尤物聚在一起，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假冒伪劣，会有多少失态的打斗、难听的嘶鸣！最终实现三台之梦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于是未能走过宰相独木桥的失意者生出无穷无尽的怨恨：“恁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不得志”的悲叹者习惯性地目光集中于自己，在自我欣赏的泥淖中熄灭生命之火，^①这才是最可悲的。他们热恋自己，爱人，爱国，都谈不上。

失意侘傺与崇拜成功、权力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左思《咏史》其七：“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主父偃、朱买臣和陈平都是登了“天子堂”的，但是“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主父偃）究竟反映了怎样的襟怀？歌颂了四贤，就得按程序怜惜遗贤，果然《咏史》其八有“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穷巷士”也是涧底松、空谷幽兰以及种种受人冷落的奇花异草，早应该请到廊庙位列九卿！林纾曾经如此描写某些诗人：“受抑虽在一身，而能诉其冤抑于千

① 樊骏先生高中时所作诗句：“生命是一把火，/不断地替人类发射温暖与光芒。/有人说：‘世界是如此黑暗，人情是多么冷酷。’/这是他自己熄灭了生命之火。”

载之下，令人生其惋惜。脱令躬接其人，观彼傲兀之状，又足生厌。”好诉冤抑者不知自重，并不能使较为成熟的读者感动，即使有几分“惋惜”，那也是因哭诉的人格而起。

一度流行这样的观念：一人辅佐君王，就可以治国安邦。对文人而言，这“良弼”“舍我其谁”。他们为这类自欺欺人的想象所引导，完全是不自觉的。韩愈的《感二鸟赋》是“言志”的，作者自比傅说，不遇，怊怅自失：“昔殷之高宗，得良弼于宵寐；孰左右者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时运之未来，或两求而莫致；虽家到而户说，只以招尤而速累。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于无位。”韩文中这类作品还可以举出不少。滑稽的是连李白也自命“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酒仙不能免俗，还以姜太公自比：“我隐屠钓下，尔当玉石分”（《赠瑕丘王少府》，姜子牙微贱时屠牛于朝歌，隐钓于渭滨之磻溪）。李白的飞禽想象（大鹏）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楚辞中的自美意象（神龙、骐骥、凤凰或“横江湖之鳣鲸”）。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鸟有凤而鱼有鲲，士亦有之。”狂傲者总是将自己与大众、常人对立起来。“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怎么可能理解呢（“国无人莫我知兮”）？美好的操行，卓越的思想，不是通过与其他人的交往即社会实践来体现，只需始终如一的“圣人”自己认定。“惟吾德馨”，“莲之爱，同予者何人？”莫不如此。

辛亥革命之后，政府统治的形式是新的，而习俗和生活态度却是旧的。梁启超 1912 年秋从日本归国，第二年出任所谓“人才内阁”的司法大臣，很多人请他帮忙安置官位，尤其是康有为要他提拔万木草堂的学生。梁启超看到“共和”

怪象，哭笑不得：“两月以来在西河沿一带旅馆运动官缺者七万余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实缺，或在大学优等毕业，政府何法对付，惟有谢绝耳。而怨讟朋兴，几于不交化为豺虎矣。”^①七万多人跑官要官，少不了苞苴竿牍之事，这是何等热闹场景！梁启超婉转劝说康有为（1913年11月26日信）：“且吾师之意，一若此数人中得一人以代李[或为李开沅]，而粤事即指挥若定者，此大误也。骄将悍卒，滑吏莠民，布满内外，除之不能，徇之不可，久于官场者犹无法以对待，而况于来自田间者耶？”^②梁启超此时已经不大相信草泽遗贤了，他也知道，大批英雄已经因“首义”得官。他流亡日本时说过中国只有他归国执政，才有望振救。这句豪言带有深深的人治传统特色。梁启超也是以管仲、晏婴和王安石等人自诩的，不幸又是姜子牙、传说辅国神话的翻版。但是他的知识，在严复看来，只是纸上的知识，未必能在复杂的民国政界做出成绩来。严复阅世深，曾于百日维新期间在《国闻报》上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提醒国人不要将“坐言”与“起行”混为一谈，善为文者不一定善治事。^③当不善为文者也忙于活动官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1页。

② 同上，第440页。

③ 王拭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88—90页。严复这篇文章也可以读作对韩愈《感二鸟赋》的回应。韩愈说到自己多年准备科举，“不取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仿佛如此足可证明“行己不敢有愧于道”。《原富》中一条按语也有同样的意思：“窃谓中国之制，学校仕进，合而为一；泰西之制，学校仕进，分而为二。故二制必不可以强同，而因之中国学校、仕进二者之变法益难。假使治泰西学校之所治，而以之为仕进之梯，将使精于化学之士，听民讼狱；学为制造之家，司国掌故。虽入股无用之学，由之而弃，而如此所学非所用何哉？吾未见一国之遂治也。”《严复集》，第903页。

位（可能还被骗）的时候，社会腐败的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

贫寒者祈盼出头之日速速到来，命运立时改变，他们的怨愤、嫉妒和绝望化为文字，展现出略显单调的自我的风景，也留下一笔已经有点内化然而尚未充分认知、分析的遗产。这些负面的情绪并不符合传统中属于主流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也体现不出立人达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士君子之风，无助于克己去我从而激发融入社会、服务他人的能量。只有重新理解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培育公共精神，才能从传说、姜太公和宁戚等个人飞黄腾达的荒唐梦之中走出来。这是一篇该做而未做的大文章。“不得志”背后的那个自以为生来美好的自我固定不移，太乏味，太自恋，应该对他猛击一掌，叫他快快从自己的牢笼里走出来。

陆建德

目录 contents

“不得志”的背后

——代序 / 001

作家与社会

莎士比亚：叫我如何形容你？ / 003

烛光与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 / 015

“专为下等社会写照”

——纪念狄更斯诞生两百周年 / 019

特罗洛普和政治 / 027

诊断“夹生社会”

——奈保尔的第三世界书写 / 039

诗人与社会

——略谈大江健三郎与威廉·布莱克 / 046

萨义德的世俗批评 / 055

沉默的被告

奥威尔和《一九八四》 / 073

受害者与沉默的被告

——读赫塔·穆勒诺贝尔演讲有感 / 082

《大教堂凶杀案》的历史背景 / 098

回忆中不断生成的自我 / 118

不可缩减的生活 / 129

从巴勒斯坦到以色列

——读《巴勒斯坦之恋》 / 134

老虎的自由

——读《白老虎》 / 145

走出狂人的铁屋

水浒的灾难 / 163

走出狂人的铁屋 / 175

自我的风景 / 182

我是人类的一员：文学中的个人与社会 / 197

写自传，还太早 / 218

道在屎溺 / 221

核心价值观念和文化盲点 / 230

回归历史

我比《世界文学》小一岁 / 239

“种子已经播下” / 247

一室乾坤大，千秋月旦尊 / 254

回归历史

——评《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 / 265

世博会：一百五十年的回顾 / 277

英国的科技与文化之争及其启示 / 292

现代化与中央集权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 301

作家与社会